



张宏志 著

痴男情女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痴男情女

● 张宏志 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适合现代青年阅读口味的长篇小说。

作者以生花之笔，刻画了几对坠入爱河的痴男情女。梅花和桃花是胞生姐妹，美丽、娇艳；俊鹏和高彤是大学毕业生，洒脱、飘逸；肖芸是一位时髦女郎，开放、浪漫；石满是一位老实后生，纯朴、憨厚。梅花早与俊鹏海誓山盟；肖芸与高彤也订下终身；石满苦苦地迷着桃花；桃花却一往情深地恋着高彤；而高彤和梅花萍水相逢，一见钟情……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，同他们的人生追求相互交织，使彼此之间的情爱风波迭起，充满坎坷，绎演出一连串妙趣横生而又引人思索的故事，展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世态风俗画，令人爱不掩卷。

小说情节曲折，笔触细腻，人物形象鲜明，文字优美，可读性颇强。

痴 男 情 女

张宏志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邢台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1/32 13印张 281,000字 1988年12月第1版

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8,000 定价：4.60元

ISBN7-20⁰-00296-5/I·69

她和他已经相恋五年。

可是，她和他之间的关系突然跌到破裂的边缘。

事情是由他写给她的一封短信引起的。这封短信实则是一道最后“通牒”：

梅花：

我记不清已经给你写过几封信，催你离开老虎沟，搬到我的身边，你却充耳不闻。我最后向你声明：来则合，不来则散！

是合是散，由你选择！

俊鹏 ×月×日

她双手捧着他的这封短信，突然懵了，呆了，傻了。懵了许久。呆了许久。傻了许久。

“这难道真是他写的吗？”她仿佛不相信似的，在心里问着自己。仔细看看，每一个字全是她所熟悉的笔迹，不是他还能是谁！

她的眼睛里，淌下两行痛楚的泪水。

俊鹏啊俊鹏，我们相恋四五年，怎能就这样分手呢？难道你忘啦，在那个月明风清的夜晚，我们曾经依偎在一起，

激动地咏诵：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……”

她和他同年同月出生在同一个村子。因为一个住村东头，一个住村西头，童年时代很少在一起玩耍。后来到了上学年龄，两个人一起读完小学，一起读完初中。但是，在小学和初中阶段，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故意互不理睬，她有她的伙伴，他有他的伙伴，她和他仍然很少交往。升入高中以后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情况有了变化，在学习、生活中，她和他开始接触。不过，那接触是十分大方和正常的，丝毫没有掺入半点杂念。可是，在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学年，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，她和他之间的关系，陡然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契机。

那时候，迎接毕业、迎接升学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。她和他都是格外用功的学生，记不清从哪一天开始了，天刚脱明，她就悄悄起床，进入教室学习，或背英语单词，或解数学习题。她刚走进教室不久，他就相继也跟着走进教室，坐在他的座位上，或解数学习题，或背英语单词。他们俩的座位紧紧相邻，学习起来，却互不干扰。常常是过很长时间，其他同学才陆续进来。一天、两天……天天如此。起初，同学们都不介意；时间一长，就开始胡思乱想了：为什么每天一脱明他俩就进了教室？你看座位紧紧挨着，难道真是用功学习吗？于是，“梅花和俊鹏在搞恋爱”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并终于传到班主任的耳朵里。班主任心想：青年学生搞恋爱虽不犯法，可目前正值学习紧张时期，这样做对他们有害无利。经过考虑，他决定对他们进行正确引导。一天课后，班主任把俊鹏叫到自己屋里，首先讲了一通青年学生不宜过早谈恋爱的道理，然后问俊鹏对青年学生谈恋爱有何想法？

俊鹏对此毫无思想准备。他不知道老师为什么忽然对自

已谈起这个，莫名其妙地说：

“我没有想过这些。”

班主任笑笑，眼睛里闪着循循善诱的光芒：

“真的没想过？”

俊鹏严肃地回答：

“真的没想过。”

班主任问：“那你和梅花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俊鹏更惊奇了，说：

“我和梅花有什么事呀？”

班主任见俊鹏这副样子，开始对学生们的反映产生怀疑。为了弄清真伪，就把事情经过讲了。俊鹏听后，十分诚恳地说：

“我提前进入教室，是为了抓紧时间学习；我发现梅花也是同样目的。我们根本没有谈情说爱，不信你去问问梅花。”

班主任真的又把梅花叫到自己屋里，进行了一次相同的谈话。哪知不谈还好，一谈竟惹出一场乱子——梅花感到同学们冤枉了自己，脸都气紫了，呜呜地哭起来！班主任慌了手脚，连忙安慰劝说；而梅花，越劝哭得越厉害。

“我提前进入教室，是为了抓紧时间学习；我发现俊鹏也是同样目的。我们根本没有谈情说爱，不信你去问问俊鹏！”……

班主任这才意识到，自己所听到的消息原来是讹传。事后，为了消除不良影响，就在一次班会对梅花和俊鹏刻苦学习的精神进行了表扬；而对那些说话不负责任的同学进行了不指名的批评。这场风波才算过去。

风波虽然过去了，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却有了一个新的开端。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以前，他们虽然经

常坐在一起学习，却相互无猜；现在，两个人的目光一碰，就会产生一种不自然的感觉。甚至脸上发烧心发跳。于是他们由无意识的接触变为有意识的回避。

男女之间情爱的产生，真是一个难解的谜。梅花和俊鹏虽然总是有意识地回避，却总是回避不了。渐渐的，彼此在对方的心里，那影子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鲜明，甚至连赶都赶不跑了。时间一天天过去。终于，俊鹏在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时，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梅花；梅花在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时，也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俊鹏。尽管双方都感到这样想未免有点儿荒唐。

事情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孕育着，发展着，忽然有一天发生了飞跃。

一天傍晚，教室里只有她和他。他忽然凑近她，鼓足勇气问：

“眼看毕业了，咱俩的事怎么办？”

她心里一阵慌乱，瞧瞧周围没人，才镇静下来。她明知道他问什么，可她一是有点不好意思，二是怕自己理解错了，佯装不知地问：

“咱俩什么事？”

她这一反问，他又产生了顾虑：莫非是自己自作多情？连忙说：

“你如果不知道，我就不问啦。”

说罢，忙扭身朝外走。

他一走，她急了，赶忙用身子把他挡住：

“你说呀，我等着听哩！”

他说：

“就是那件事。”

“那件什么事？”

“同学们嚷的那件事。”

窗纸捅透了！

她大大方方地回答：

“你若没意见，就算定啦！”

.....

这年暑期，他们双双高中毕业。升学考试中，他被某农大果林系录取，是全班五十名学生中，唯一被大学录取的佼佼者；而她落选了。但是，地位的变化，丝毫没有动摇他们相爱的决心。

入学前夕，俊鹏选择了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，把梅花邀到村外小河边，约会谈心。

这里不是都市的公园，没有亭榭楼阁，没有供约会的情人依坐的长椅。但是，这里有真山真水，倒映垂柳的小河边，有供约会的情人依坐的大石板。

他们在一块石板上坐下，彼此的身子贴得很近很近。

“我就要走啦！”他说，心里又兴奋又忧郁。兴奋的是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；忧郁的是不愿跟身边的人儿分别。

“我真羡慕，你终于成了一名大学生！”她说，心里也是又兴奋又忧郁。兴奋的是他将走进大学门槛，可庆可贺；忧郁的是他今后身价变了，会不会.....

她痴痴地望着他，说：

“我有一句话，想要问问你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.....”她欲言又止。

“说呀！”

“今后……你会不会嫌弃我？”她终于说出来。

“请放心，我永远不当陈世美！”他宣誓。

“说话算数？”

“大山作证！”

他指指面前的大山。

“那……嘻嘻！”她幸福地笑了。

“你就安心在家乡干吧，这里非常需要文化知识。”他鼓励她，“我学的是果林专业，和建设山区正好对口。等我毕业以后，争取也回到家乡，跟你一起干。”

她仔细地瞧着他的脸。她见他说这番话时，脸色是坚毅的。浑身的热血，一下子沸腾了。说了声：“你真好！”真想一头倒在他的怀抱里，但是她没有。他们毕竟是久居深山的一对青年男女，对目前大都市里青年男女开放的、时髦的恋爱方式，还缺乏接触，因而不能很好地借鉴与模仿。她只是把身子往他跟前移了移，同他贴得更近更近，相互可以听到对方的心跳。

咚、咚、咚……

“你听，我的心跳得多急。”她凭着自我感觉，轻声对他说。

他果然听到“咚、咚”的声音。

“那是我的心在跳。”他凭着自我感觉，轻声回答。

两个人屏息静听：

“咚、咚、咚……”

——一个韵律，一个节拍。

“那是两颗心在跳！”

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。

一盘皎洁的月亮，挂在头顶上。她朝月亮望望，说：

“你瞧，月亮真圆。”

他也朝月亮望望，说：

“真圆。”

“圆圆的月亮照着山，照着树，”

他接口道：

“照着你和我。”

轻轻的风儿吹拂着，拂得面颊痒酥酥的。她说：

“风儿真轻。”

他说：

“真轻。”

“轻轻的风儿拂着山、拂着树，”

他接口道：

“拂着你和我。”

清清的河水，汨汨地流淌。岸边的一切景物，倒映在河水里。她说：

“河水真清。”

他说：

“真清。”

“清清的河水里映着山、映着树，”

他接口道：

“映着你和我。”

静静的夜色，笼罩着山野，笼罩着村庄，笼罩着果园里即将成熟的果实。她说：

“夜色真静。”

他说：

“真静。”

“静静的夜色包裹着激动、包裹着幸福，”

他接口道：

“包裹着你和我。”

她忽然触景生情，说：

“你还记得那首诗吗？”

“哪首诗？”

她轻轻地吟诵：

“但愿人长久，

千里共婵娟……”

“记得！记得！”他兴奋地跟她一起吟诵：

“但愿人长久，

千里共婵娟……”

但愿人长久！但愿人长久！……可是今天，他竟然向她发出“来则合，不来则散”的最后“通牒”！

她双手捧着他的这封短信，木雕般地站在那里，动也不动。而她的心里，却有狂涛在汹涌，在奔腾，在翻卷……

她觉着，她和他不能就这样分手；可是，能不分手吗？

她觉着，她和他只能就这样分手；可是，能够分手吗？

是走？

是留？

是合？

是散？

她不知道她该作出怎样的选择……

—

傍黑时分忽然扯起西北风，气温骤然下降。

吃过晚饭，三姐妹梅花、桃花、梨花钻进茅屋，横躺在各自的床铺上，一言不发。老大梅花，微闭着一双疲倦的眼睛；老二桃花的两条胳膊和两条腿，这么着放发痠，那么着放发痛，总是不安地来回扭动；老三梨花，却感到两只手掌里象攥着两把炭块子，火烧火燎……看来，三姐妹是彻底被劳累征服了。

这也难怪。自从进山以来，她们所付出的劳动强度，实在太超越她们所能够承受的负荷。

按照三姐妹的行动计划，是先建苗圃，培育树苗；之后在沟上、沟下，山上、山下，一片一片地修树坪、挖树坎；待树苗长起来，再大面积移栽。眼下的攻击重点就是修建苗圃。

这老虎沟本是一条荒沟，它从太行屋脊延伸下来，逶迤起伏，莽莽苍苍，长达好几华里，犹如一条永不驯服的巨龙。虽然当年爷爷和父亲曾经在这里刨过几亩贫瘠的坡地，可是经过几十年的风雨侵蚀、洪水冲刷，早已无影无踪。现在要修建苗圃，首先就要造地。而这荒凉的老虎沟，除了三姐妹搭建茅屋的地方之外，到处皆是乱石滚滚，沟壑纵横，连屁股大一块平坦的地方都不好找，修建几亩培育树苗的苗

圃谈何容易！经过仔细勘察，三姐妹决定将苗圃建造在距茅屋约一华里的卧牛滩。那里沟平、坡缓，取土方便，又可引水灌溉。只是有两大困难：一是卧牛滩横卧着很多巨石，小的如牛，大的如屋，远远望去，犹如伏卧着一群巨牛。要在这里育苗，当然就要把这些卧牛赶走；另一困难是根据造田需要，必须在这里修筑一道石坝，拦腰将老虎沟切断。进行这两项工程，都要跟石头打交道：在石头上打钎，在石头上抡锤，将巨石破小，将小石头搬走，将七尖八棱的石块洗成料石，将料石垒上石坝……山里人有句谚语：“斗石如斗虎”。那在老虎沟沉睡了亿万年的花岗片麻岩，非常不满意三姐妹“欺负”，个顶个呲牙咧嘴，总想对你采取报复行动，使你每时每刻都提心吊胆。不仅如此，更有一个时间紧迫的问题，这苗圃必须在育苗期之前完成，否则耽误了育苗，绿化老虎沟就要推迟一年。所以梅花把活儿赶得死紧，一天的工夫，恨不得要干两天、三天的活。三位嫩胳膊嫩腿的姑娘，从事如此艰巨的劳动，哪有不劳累之理呢？

如果只是活计繁重，能够吃好、喝好，也算有所补充。怎奈讲吃，吃不好；讲喝，喝不好。山里麦子缺，三姐妹所带的粮食，只有一小部分是细粮，而大部分是小米和棒子面。早晨急着出工，没有充裕的时间忙灶，只闷半锅小米干饭。一般吃小米干饭，都要配有质量较高的炒菜，可来到荒山沟里，满目苍凉，从哪儿弄菜呀？只有数量不多的咸萝卜疙瘩。吃的时候也不用刀切，一人碗里放一截，扒几口干饭，咬一口萝卜疙瘩，就着咸味往下咽。中午不点火，蹲在工地上，就着暖瓶里的白开水，啃昨晚蒸好的干馍。山沟里风烈，只半天工夫，那馍就被吹成干砣砣，梆硬梆硬，啃一

口冒白茬，吞到肚子里还暖不热。晚上下工回来，又累又乏，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；哪还愿意鼓捣吃的？怎么省事怎么来，只在锅里煮几个棒面饼子，喝几口糊面汤。——这就是一日三餐！

傲慢的西北风，从西北天角席卷而来，一路上横冲直闯，势如破竹；不料来到老虎沟附近，突然被高耸入云的灵脂岩拦住，碰了个脸青鼻肿。这一来，它就掺进感情色彩了，由傲慢而愤慨而恼怒，仿佛要惩罚老虎沟和它的臣民们一样，横扫着所有的岭岭、坳坳、沟沟、岔岔。当经过三姐妹新搭的茅屋时，更是凶恶几分，连拍带打，发出呜呜的嘶鸣，撒下一片阴森和恐怖。

梨花感到两手发烫，却又感到周身发冷，不觉打个寒颤。

桃花仍在不安地扭动着四肢。她感到她的双腿象灌了铅似地沉重。两条胳膊，仿佛从臂膀上掉下来了，但又连着她的神经线，麻、辣、酸、胀，各种感觉俱全。唉，这都怪姐姐梅花，在那次落实荒山承包的村民大会上，又争又抢，包下这条拥有宜林面积五千余亩的老虎沟。害得姐妹三个到这里安营扎寨、忍受“苦刑”……桃花双手托腮，咬着牙翻了个身，胡思乱想起来：这才仅仅是个开头！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！拿姐姐的话说，二十年怕也不够，要准备在这里干一辈子！莫说二十年，更莫说干一辈子；即是在这里干二年、干三年，桃花也受不了！现在已经进入八十年代。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应该有八十年代的理想和追求，应该去过八十年代的生活，就这样钻在荒凉的山沟，一天三晌跟石头算账，一日三餐与小米干饭、咸萝卜疙瘩打交道，有什么意思！……桃

花越想，越叹命运不济，暗暗埋怨自己高考时没有跳过“龙门”，被甩在青石板上，受苦受难。可是，桃花还不想认输！她也是一个倔强的姑娘，她要跟命运抗争。过不了“龙门”，还有“石门”，还有“闸门”，冲出“闸门”，同样能游入大江大海。这“闸门”就是那条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但能实实在在感觉到的把她挡在山里的无形的大坝。她要想个办法从这条大坝上飞过去，飞到她所渴念、所向往的地方，去寻找她的理想和追求，寻找她的自身价值……可是，想个什么样的办法，才能从这条大坝上飞过去呢？……她忘记了浑身的麻、辣、酸、胀，专心致志地思索着，思索着……

躺在铺上的大姐梅花，浑身同样象散了骨架一样。她是这次承包的主谋和中坚，是自然形成的三姐妹中的“领袖”。进山以后，无论搭茅屋，还是打石头，她总是自觉地抢着苦活去干。桃花累了，她接过桃花手中的大锤；梨花累了，她接过梨花手中的长钎。桃花和梨花两个人撬不开、打不烂的顽石，她一个人就能撬开、打烂。她所付出的力气和流出的汗水，超过了桃花和梨花两人的总和。她虽然身体比两个妹妹壮些，心气比两个妹妹盛些，也难经住这般折腾呀！她所尝到的“滋味”，比两个妹妹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但是，她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与两个妹妹不同，也知道自己应该在两个妹妹面前保持什么形象。因此，不管内中如何，表面总是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。还时不时对两个妹妹说一些逗趣的话。心里却在默默念叨：“挺过去！挺过去！熬过这几天，一切都会好的！”

肆虐的山风，忽然把挂在屋门口的草帘子掀开一条缝，挟着草屑碎叶，呼地冲进屋内。本来就不大的灯苗儿，猛地

忽闪了一下，差点儿熄灭。

梨花被吓了一跳，忽然往大姐梅花身边一滚，抱住了大姐的脖子。

“姐，我怕。”

梅花一把将妹妹揽在怀里，象对小孩子似地说：

“三丫，不怕。”

梨花说：

“姐，让我明天回家吧！”

“回家？”

“我想妈哩。”

说着，两行热泪从梨花的眼眶里滚滴出来。

梅花伸出温暖的大手，拭去妹妹脸上的泪花，柔声说道：

“刚来两天，怎么就想妈呢？”

躺在那边的桃花，听了妹妹梨花的话，情不自禁地讥刺地“哼”了一声。在进沟前后的一系列问题上，妹妹常常表现出一阵幼稚的狂热。进山第一天，她一放下行李，望着雄伟的峻岭和流泉飞瀑，立刻被强烈地感染了，忽然诗兴大发，挽着胳膊，张口吟道：“啊！家乡的山，可爱的山！多么美丽，多么壮观！……”不仅如此，她还动不动就跟姐姐梅花站在一起，合成一股力量对付自己。好象多么“英雄”、多么“伟大”，唯独她桃花“熊包”、落后。现在看到妹妹这副样子，难免有几分幸灾乐祸，就旁敲侧击地说：

“小妹，家乡的山，是可爱的山。多么美丽，多么壮观……怎么还想妈呢？”

梅花一听话中有话，立刻嗔怪道：

“二丫，咋能这样说呢？”

桃花道：

“我以为小妹不知道累呢！”

梨花怒冲冲地回敬道：

“知道怎么样，不知道又怎么样！”

她气得双手一攥，从铺上腾地蹦起来。可是，就在她双手一攥的霎那间，仿佛有无数根铁钉由手掌钉进心尖，疼得失声喊叫：“唉哟！……”

梅花赶紧抓过梨花的手，端过油灯，挑亮灯苗，仔细一看，不由“啊！”了一声。原来小妹的两只手掌上，全都打满了血泡，血粘着泡，泡浸着血，一片血肉模糊。

“呵，都成烂柿子啦！”梅花惊讶地说。

他们姐妹三个，数梨花年岁小，数梨花娇惯。平时在家里，脏活累活都不让她挨，那两只嫩巴掌，又细又柔软，那皮肤仿佛是一层透明的薄膜，透过它可以看清血管里血液的流动。这样的两只手掌，哪经得起锤钎的啃咬呀。

“我数过了，两只手上的血泡，共有十六个。”梨花说。

桃花一听这么多，被吓得一跳。忙从那边凑过来，往小妹手上一瞧，倒抽了一口凉气。她后悔刚才不该取笑妹妹。

梅花捧着小妹的手掌，脸色渐渐变得阴郁。她知道“血泡怕串”。所谓“串”，就是泡里的淤血排不出来，血泡就会向四周扩展，充血越来越多。如果这些血泡连在一起，问题就严重了。就会整条胳膊又肿又胀，腋窝里憋出疙瘩，甚至引起全身高烧，昏迷不醒。她听别人说，为了防止泡“串”，只有用火烫，就是用烧红的刀尖或钢针，将血泡烫破，挤出淤血。不过，这烫泡是一种难以忍受的“苦刑”。